

容闳的尴尬地位与中国幼童驻美肄业局的命运

石 霓

(徐州师范大学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009)

摘 要: 晚清留美幼童的命运充满了时代的悲剧色彩。而作为他们前辈和引路人的容闳, 其在中国政界的地位也十分尴尬——既要做实工作, 又不能主持大局。所以, 当清廷决意撤销肄业局时, 无论容闳做出多么大的努力, 也挽救不了中国驻美肄业局中途夭折的命运。而李鸿章在任用容闳问题上的波折, 反映了洋务派官僚中坚人物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困窘与作为。

关键词: 容闳; 尴尬地位; 中国幼童; 驻美肄业局; 命运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106(2005)06-0050-05

在外国人眼里, 容闳是个十足的中国人, 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 但中国政府和士大夫却并不这样看待他。

容闳自 1863 年入曾国藩幕, 开始进入中国政界起, 他的位置就已被决定下来, 即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上, 成为一个做高官而又是一个“乃用其所长之意”^[1](卷 2 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论派员查办秘鲁华工”)的人, 不为政府完全信任。而他的位置, 看起来又是由他个人的资历决定的。

容闳成了政府官员后, 名气更大。他被世人看做是一个“奇人”^[2](P10), 深为那些“想学些西学, 识些洋务”的人所推崇^[2](P11); 同时, 被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大臣们视做不可多得的人才, 颇为他们所器重。但是曾、李等当权者在看重和使用他的同时, 又明显地把他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 诸如陈兰彬这类纯正大儒。尽管他们似乎并不怀疑容闳有效力于国家的愿望, 但是他们依然认为有些事情是可以让容闳独自去完成的, 而有些事情是必须与其他人“配合”起来做的。这种“配合”是“中体西用”式的, 即凡是认为必须以“中体西用”方式实行的事情, 是绝不会让容闳一

个人去做的。究其原因, 就是容闳只不过是西学人才, 在涉及国家原则的事情上, 是必须由饱读经书的大儒掌舵的。在容闳的经历中, 能够作为例证来说明这方面问题的, 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从事驻美肄业局事业和驻美、日、秘三国公使工作这两件事。

首先看驻美肄业局的人事安排。最初委派陈兰彬为正委员, 容闳为副委员。李鸿章明白说出这样安排的原因: “从前曾文正公创办之初, 奏派陈荔秋(陈兰彬)、容菴甫(容闳)为正副总办, 盖以容菴甫熟谙西事, 才干较优; 荔秋老成端谨, 中学较深, 欲使相济为公也。”^[1](卷 11, 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 “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李鸿章还曾谈及这样安排的意图, 主要是考虑到容闳“熟悉洋情, 宜得志正体直者赞助, 则流弊较少”^[3](卷 11, 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 “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李鸿章更毫不掩饰地指出: “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 若无容丞闳为之先导, 必致迷于所往, 寸步难行。”^[1](卷 2,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条议三事”)其言外之意, 显然是说容闳不是“志正体直者”。以后的三位肄业局总办区谔良、容增祥、吴嘉善, 论官阶, 他们都不比容闳

收稿日期: 2005-05-16

作者简介: 石霓(1967-), 女, 江苏淮阴人, 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

高,甚至比容闳低得很多,但他们都能够担当正职,而凌驾于容闳之上。究其原因,仍然是容闳只是留学西洋的人,而他们则个个是“中国饱学之文士”,是经历过科举正途,是有秀才、举人、进士功名的人,几乎都出身于翰林。这就是容闳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容闳似乎与“志正体直”无缘,只能处于副职,不能有掌舵权。而曾、李对容闳的评价也几乎局限于才能的赞誉,对陈兰彬等人则主要是品性的肯定。诸如“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之颠扑不破,但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洋情既熟”^[1](卷2 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论派员查办秘鲁华工”)等语。

其次在安排陈、容二人为驻美、日、秘三国正副公使事情上,依然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评判。按理说,李鸿章早就了解陈兰彬的年老心态,归思心切,已不适合再派出洋。但李鸿章对此并未理会,好像陈兰彬就是公使的最佳人选,离开他就不行,所以早在1875年酝酿派遣驻美、日、秘三国公使时,李鸿章心中似乎早已准备派陈兰彬为公使。他奏称:“至陈兰彬识力诚毅,廉政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嗣后若驻洋幼童有必须该员前往经理之处,或另有海外差遣要件,该员虽年已六旬,当可勉力一行。”^[3](卷25 光绪元年四月十二日,“陈兰彬议办华工片”)果然,不久陈兰彬则被任命为公使。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奕訢等总理衙门大臣奏请派遣陈兰彬、容闳出使美、日、秘等国称:“查有四品衔花翎候选郎中前刑部主事陈兰彬,忠奋笃实,本系管带学生出洋肄习之员,嗣经派往古巴,备历艰险,所取各工人口供呈词等件,于虐待情事,历历如绘,该员差旋后,本拟奏请优奖。又查有三品衔同知容闳,于密查秘国华工之役,能殚心竭力,不辞劳瘁,亦应酌予奖励。并据李鸿章称,容闳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堪备出使之选。所有三国情形,该员等业经涉历,较为熟悉,可否以陈兰彬作为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而以容闳帮办一切事宜。”^[4](P1078-1079)这样,内心极不愿意远游异域的陈兰彬,再次抓住了升迁的机会,以三品衔出任全权公使,容闳以二品衔出任副公使,为陈兰彬“帮办一切事宜”。虽然李鸿章

举荐了容闳,但他私下对容闳的评价并不高,他对郭嵩焘说:“用夏变夷之见,当渐融化。鸿章尝论出使外洋,必须博学多识知大体,而尤以通知西洋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但目中所见实无此项人才。奉寄谕,飭令保荐,至今未敢滥保一员,仅与总署谈过美使宜添派容纯甫,为其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差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5](卷17,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复郭筠仙星使”)所谓“大体”,就是重要的原则,《荀子·天论》:“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史记·孝文本纪》:“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陈亮《中兴五论序》:“臣闻治国有大体,谋敌有大略。”依此,似乎能理解李鸿章说的“大体”,其意大概是说容闳不是饱读经书的大儒,即非“志正体直者”,中国的义理之道掌握不精深,自然把握不了国家的重要之原则。言下之意,就是容闳出使外洋,从事国际外交事务,尚不很够格,因而,只有“识大体”的陈兰彬出任公使以掌舵,添派“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差强”的容闳为副公使,帮办一切外交事务。

当然容闳始终处于副职,也不排除出于减少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阻挠的考虑。不过如若完全信任,洋务领袖李鸿章为何时而会对容闳产生那么一点疑虑呢?例如1878年陈兰彬和容闳即将赴华盛顿正式就任正副公使时,李鸿章在给陈兰彬的信中问道:“容纯甫尚能和衷共济否?念念!”^[5](卷18,光绪四年八月十五日“复陈荔秋宗丞”)当然,这也不排除是由于陈兰彬和容闳两人“抵牾已久”而引起的忧虑,但倘若容闳是“志正体直者”,那么会只因为两人工作上的矛盾或不和谐而发出“尚能和衷共济否”的疑问吗?容闳不仅“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一事实,就是容闳于1875年娶美妇为妻。这在李鸿章看来,显然又添一“病”,这无疑又加大了容闳与中国那些“志正体直者”之间的距离。

然而,虽然李鸿章不完全信任容闳,但器重容闳却是毫无疑问的。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究其根源,就在于李鸿章是洋务事业的领袖人物,无论是留学教育,还是国际交涉等方面以及其他洋务事业,他都非常需要容闳这样

的人才。容闳毕竟也是中国人, 毕竟有信任的基础, 何况容闳的理想与李鸿章有共同之处, 例如容闳主张留学教育, 李鸿章也同样重视西学人才的培养, 这也正是容闳的留学计划得以实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因为李鸿章看重容闳, 重视容闳, 所以才不断保举容闳, 甚至使容闳官至二品, 高过陈兰彬的官阶。不仅如此, 李鸿章还注意维护容闳。这个问题分析起来也不甚复杂。

例如, 时至 1879 年, 中国士大夫对留学欧美学生的议论开始成风。李鸿章 1879 年 8 月 6 日在给陈兰彬的信中说: “幼童出洋一事, 糜费滋弊, 终鲜实效, 中国士大夫议者纷纷。近接劄刚(即曾纪泽, 曾国藩长子)来信, 既以船政学生赴英法无大益处, 即赴美生亦未必大有成就。自必确有见闻。”[5] (卷 18, 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 “复陈荔秋星使”) 李鸿章在复曾劄刚信中间道: “赴美学生, 议者皆归咎容纯甫与美素习, 若早改赴英德, 费省而实效可收, 确否?” [5] (卷 18 光绪五年七月初八日, “复曾劄刚星使”) 这时期, 驻美肄业局的几位任事者之间也发生矛盾, 容增祥等中文教习主张撤回留学生, 而区谔良持反对意见。对此, 李鸿章深为焦虑。他在信中告诫陈兰彬说: “区海峰原函之意, 固因中道撤回与容元甫等意见龃龉, 然其立言为公, 未可竟以人废……若任事诸君再各存私见, 未能认真撙节经理, 固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 而鄙人与执事亦必大干物议。是以前次濒行时再四諄托, 期以善始图终。兹接海峰函, 深为焦虑。台端(指陈兰彬——引者注)身分事冗, 虽难遥制, 望于用人一道备加审慎, 并随时访察整顿, 加函劝戒。是为至幸!” [5] (卷 18 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 “复陈荔秋星使”)

这里清楚表明, 李鸿章期望肄业局事业能“以善始图终”。所以从这时开始, 他不希望容闳再多管肄业局的事。其意图主要是士大夫已经把留学生“坏的变化”归咎于容闳, 若继续发展下去, 势必影响到肄业局的前途, 对容闳个人也不利。因此从维护肄业局和容闳出发, 有必要令容闳不必多管, 容闳有的是外交工

作。所以李鸿章嘱咐容闳“勿固执己见”[5] (卷 19, 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 “复陈荔秋星使”)。除此之外, 并无过多的责备, 因为李鸿章也很明白, 留学生的变化在所难免, 不能只怪罪容闳, 即“学生大半粤产, 早岁出洋, 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1] (卷 11, 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 “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所以李鸿章嘱托陈兰彬“尚祈执事便中劝勉, 令其不必多管, 应由子登太使设法整顿, 以一事权。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 尚有可以驱遣之处, 无负出洋学习初意也”[5] (卷 19, 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 “复陈荔秋星使”)。一句话, 李鸿章深愿肄业局事业能进行到底, 学生能学成回国效力。

李鸿章不仅对容闳无恶感, 相反对他还深抱希望。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朝廷决定撤销肄业局的最后时刻, 他把赌注押在容闳身上, 他企望政府准允由容闳照料留学生, 这样即可达到不召回全体留学生的目的。尽管他的态度很婉转含蓄, 但掩饰不住他的明确倾向。细读他在 1881 年 3 月 29 日写给总署的信, 即可得到证实。他说:

昨奉公函, 以幼童肄业局作何遣撤尚无定章, 属即酌度办理等因, 仰见筹虑精详, 实事求是至意。查学生出洋肄业, 原所以储异日之用。从前曾文正公创办之初, 奏派陈荔秋、容纯甫为正副总办, 盖以莼甫熟谙西事, 才干较优; 荔秋老成端谨, 中学较深, 欲使相济为公也。既而荔秋因古巴华佣一案调回中国, 旋与莼甫同充驻美公使, 其肄业局总办则区谔良与莼甫同任之, 幼童附入书院等事, 由莼甫一手经理, 比区君调回, 继之者为容主事增祥, 不久 訖, 又继之者为吴子登编修, 乃莼甫所推荐, 而荔秋所奏调也。迨年以来, 余有议莼甫偏重西学, 致幼童中学荒疏者, 鸿章尝寓书诫勉, 不啻至再至三。往岁荔秋出洋, 曾与面商, 请其照料局务, 荔秋亦慨然允许。^①而前年子登到局后, 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 亟宜裁撤, 是以鸿章累次函告荔秋、子登会商莼甫妥筹应留应撤, 或半留半撤之法。嗣荔秋等皆有来函, 似

① 暗含埋怨陈兰彬并未照料肄业局, 是言而无信。

其意见甚相齟齬，故商办未能就绪。鸿章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①，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似固执。后次来信，则谓学生之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期满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其总办教习翻译等员，一概可撤，尚系审时度势之言。莼甫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荔秋与莼甫抵牾已久，且其素性拘谨畏事，恐管理幼童与莼甫交涉更多，或被掣肘，故坚持全撤之议。彼其所虑，固非无因。然荔秋与莼甫均系原带幼童出洋之人，均不能置身事外。子登续拟半撤之法，既不尽弃前功虚糜帑项，亦可出之以渐，免貽口实。且其意谓得使署照料，呼应较灵，亦系实情。查各国出洋肄业生徒，多由公使兼理，本属责无可贷。刻下驻美人员资望权位皆推荔秋为最优，敝处相隔数万里，局务利弊究难悉其底蕴，孰撤孰留，非由荔秋者就近察办不可。正在踌躇间，适接美前总统格兰特及驻京公使安吉立来信，安使信内并钞寄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鸿章因思前此幼童出洋之时，钧署暨敝处曾函托美使饒斐迪照料，该国君臣喜中国振奋有为，遇事每能帮助，今无端^②全撤，美廷必滋疑駭。况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若照子登后议，将已入大

书院者留美卒业，其余或选聪颖端悫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若使署可以兼顾，其肄业局总办、教习、翻译人等亦可酌裁省费。但必通盘核算，先将经费划清，究竟节省若干，日后每岁应用若干，庶免更滋弊混。敝处已发电信并续抄格兰特及安使来函，谨致荔秋、子登就此与莼甫会商妥办。今省荔秋上钧署书意^③，自尚未接敝处最后一函。荔秋所深虑者在莼甫暗中阻挠，然闻莼甫有愿接子登交代之说。昨接上海寄到二月十二日荔秋来电云：“顷接电示，知子登又有变计，应否撤局，自由尊裁。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原。莼甫如何，由其自报”等语。是此事并未与莼甫妥商，莼甫亦无另报，鸿章实系无从捉摸。可否请尊处函致驻美正副使，属其和衷商榷，会同子登经理，则荔秋未便推诿，莼甫未能显违，而子登亦必乐从，诸务当可顺手。荔秋迭称年老多病，期满在迩，求退甚切。倘因使事较烦不能兼顾，将来似可交副使兼管。但此时必需荔秋综其大纲，既觉切实可靠，亦事势不得不然。敝处仍当随时函告荔秋、莼甫、子登，劝令销融意见，尽心公务，以收实效。”[1]（卷11，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

然而，李鸿章的意见已经失去效力，清廷已决意撤销肄业局，召回全体留学生。而容闳则完全没有为留学生说话的权利。即就当时容闳所处的位置，在是否撤回留学生问题上，清廷是不可能征求或采纳容闳的意见的，容闳的尴尬处境，致使无论他做出多么大的努力，也挽救不了中国驻美肄业局中途夭折的命运。

参考文献：

- [1]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Z].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影印本。台北：海文出版社，1974.
- [2] 曾朴. 孽海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① 凿枘：比喻格格不入，抵触不合。据刘禹生撰《世载堂杂忆》，容闳曾向刘禹生谈起驻美肄业局撤销之事，说吴子登“为中国古文大家，教法均用夏楚，儿童长大，习闻美教育，不受体罚，群责询吴老师，颇失礼。子序（吴子登——引者注）怒极，外国无长凳，乃排比方几数具，亲捉为首学生，使仆人按置几上，人各杖股数十，唐少川（唐绍仪——引者注）即当日犯学规被杖之一人也。美人学堂，对中国如此教法，颇有责言”。

② 无端：无故。这里显然已表明美国排华政策并未构成清政府裁撤肄业局的原因，根本原因乃是学生“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

③ 指陈兰彬上呈的那本致命的奏折。

[3]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Z].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 影印本. 台北: 海文出版社, 1974.

[4]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 第3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Z].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 影印本. 台北: 海文出版社, 1974.

Rong Hong' s Awkward Position and the Fate of the Juvenile—children Who Studied in School Established in USA

SHI Ni

(The Research Centre of Student Abroad and Modern China,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Xuzhou 2210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the fate of some juvenile — children studying in USA was full of the tragedies. But Rong Hong, as their father and guider, was on an awkward position in the politic world of China, he did actual works but did not mastemind overall situation. So, when Qing government detemined to take away studying office established in USA, he did not retrieval its fate of midway abortion, no matter how great efforts Rong Hong worked out. However, That Li Hong—zhang appointed Rong Hong ups and downs re—flected embarrassment of elite bureaucracy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Rong Hong; awkward position; Chinese juvenile — children; study school established in USA; fate

(上接第 43 页)

My Opinion of Study on Modern People of China

XIE Jun—mei

(College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10006,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society has never changed so tempestuously. The modern people approximately fomed eight different historic layers due to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in over hundred years history. So, the modern people on different historic layers must be appraised with different ways, reviewed from politicity, so—ciality and timesity with research methods, and described deeply and lively.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society; modern historic people; historic layer